

目 录

1	第一章 绪 论
2	第一节 研究缘起
6	第二节 何谓 I-P 假说?
7	第三节 研究意义
11	第二章 声调、语调与汉语的句末语气
12	第一节 上古汉语没有句末语气词
16	第二节 可能的原因与解释
28	第三节 共时预测的证据
31	第四节 历史的推测
36	第五节 本章小结
37	第三章 古代汉语角度的实证 ——以商周汉语为例
39	第一节 殷商和两周语言的承袭与不同
42	第二节 语调的变体：句末语气词
44	第三节 甲骨文句末语气词有无之争的 定讞
48	第四节 新问题与新证据
57	第五节 本章小结
61	第四章 少数民族语言的实证（上） ——以藏语为例
62	第一节 藏语的声调与句末语气词

76	第二节	无声调藏语的音高重音与句末语气词
81	第三节	藏-阿尔泰语系语法流与语气词
84	第四节	本章小结
93	第五章	少数民族语言的实证(下) ——以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为例
94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95	第二节	相关概念阐释
99	第三节	中国境内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相关分析
109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11	第六章	汉语方言的实证
112	第一节	汉语方言语气词声调轻重的分类
120	第二节	语气词声调轻重与方言分区、语气词多寡之间的关系
124	第三节	由语气词声调轻重看其演变的三个阶段
137	第四节	语气词声调与调尾的互动关系
147	第五节	由汉语方言语气词声调类型看I-P假说
150	第六节	本章小结

153	第七章 I-P 假说与非洲声调语言的新论证——基于班图语系诸语言的相关讨论
154	第一节 引 言
155	第二节 使用材料的说明
159	第三节 语言中的声调情况
167	第四节 班图语系诸语言的语气词情况分析
169	第五节 班图语系诸语言声调、语调与句末语气词的关系阐释
169	第六节 本章小结
171	附 录
179	参考文献
209	后 记

1

第一章

绪 论

本章重点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介绍有关声调、语调和句末语气词的研究缘起。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对以往有关声调和语调及语调和语气词等两两之间关系的研究进行简单的介绍。以前人研究为基础，从而引发本书的研究。第二，重点介绍何谓 I-P 假说。第三，从汉语史和句法学两个角度说明 I-P 假说对语言学界的重大影响，进而阐明本研究的意义所在。

第一节 研究缘起

有关声调、语调和语气词的研究，以往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对其两两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上。具体表现如下：

一、声调和语调的关系

所谓“声调”，是指音节或词（组）的音高运动模式；而“语调”指的是语句音高运动的模式，主要体现为音阶的总体走势及其波动形式。赵元任先生在《中国言语字调底实验研究法》（1922）中对字调和语调的关系进行了明确的阐述，并提出了三个著名的比喻，分别为：橡皮带、大波浪和小波浪、代数和。

(一) 三个著名的比喻

1. 橡皮带

字调的形状也只能取平均的形状，……就是比方把平均曲线画在一个半松半紧的橡皮带上，把这带子上下一拉，这曲线的竖位标底变度就加大了，把这带子一放松，这曲线就缩扁了，竖位标底的变度就小了。

这时赵元任先生对语调的关注还不系统。在随后的研究中，这个比喻被多次引用，如赵元任（1935、1959/1980）、Chao（1968）等相关研究。

2. 大波浪和小波浪

赵元任（1922）中提到了“大浪”和“小波”，但这里说的并非字调和语调的关系，而是基音和陪音的关系。用“大波浪”和“小波浪”来说明字调和声调的关系是在Chao（1932）中，即：

字调加在语调上可以简单地比作小波浪骑在大波浪的上头。

在随后的研究中，赵元任先生专门用这一比喻来表达字调和语调之间的关系，如赵元任（1959/1980）、Chao（1968）。

3. 代数和

在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最后五分钟》（国语罗马字对话戏戏谱）的附文《北平语调的研究》中，最早出现了这一说法，即：

耳朵所听见的总语调是那一处地方特别的中性语调加上比较的普通一点的口气语调的代数和。

赵元任先生在随后的研究中也多次提到这一观点，如赵元任（1929、1959/1980），Chao（1932、1956、1968）等。此外，有关“代数和”的这一说法，是后世争议最多的一个^①。各家所持意见不同，既有反对也有赞同，如：殷焕先（1984）、胡明扬（1987）、沈炯（1995）、吴宗济（1996）、曹剑芬（2002）以及林茂灿（2004、2006）等。

通常情况下，汉语语调需要照顾字调，字调虽然受到语调的影响，但还能保持声调的区别性（曹文，2007）。“代数和”这一提法的主要目的是提示我们，汉语的字调和语调是可以划分为两套分析系统的。

（二）以往相关研究

以往有关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从声学语音学角度出发，除了赵元任先生的相关研究外，还有曹剑芬（2002）、沈炯（1995、1998）、吴宗济（1982、1990、1996、1997）和林茂灿（2004）等研究。其中，曹剑芬的《汉语声调与语调的关系》（2002）从声调和语调生成的客观物理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原理入手，阐述汉语语调的深层本质和内在结构，以此来解释声调和语调之间的复杂关系。文章通过声学语音学的实验分析表明：语调是语句音高运动的模式，主要体现为音阶的总体走势及其波动

① 这一提法引起较大争议的主要原因是人们把它教条化、简单化的结果（曹文，2007）。

形式，而声调是音节或词（组）的音高运动模式，包括音高升降曲折的形式（调形）和相对的音阶特征。二者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同时，在语流中，声调和语调并存，二者的关系是音阶叠加的“代数和”，而不是调形叠加的“代数和”。此外，林茂灿的《汉语语调与声调》（2004）主要从语调的两个变量“音高重调”和“边界调”中的“边界调”^①入手，指出只有边界调能起到区分疑问语气和陈述语气的作用，同时文章中给出了普通话边界调的音高（ F_0 ）模式。除此之外，林茂灿的《疑问和陈述语气与边界调》（2006）主要从声学数据出发论述关于普通话回声问边界调的相关问题。得出如下相关结论：疑问语气和陈述语气由短语的边界音节携带，汉语有边界调。同时，该实验结果也表明，疑问语气和陈述语气的区分只能来自边界调。此外，辨认测验结果证实， F_0 曲拱斜率和音阶是边界调的声学关联物，具有变换语气的作用，疑问的边界调时长是伴随的。最后林茂灿（2006）认为，疑问的“高”是相对于陈述而言的，它的“高”是因为其边界调 F_0 曲拱的斜率相对大和（或）音阶相对高。疑问的边界调要比陈述的“重”。

二、语调和语气词的关系

Chao（1932）曾指出：“事实上大多数的情况是，英语的语调相当于汉语语法中语助词的用途。反过来，汉语的语助词有时

① 语调的“自主音段—节律理论”（autosegmental-metrical theory，即 AM 理论）把出现于语调短语边界音节的音调（tone）叫作“边界调”，有疑问、陈述、续说的功能（Ladd, 1966; Crystal, 1997。转引自林茂灿，2006）。

相当于英语语法的屈折变化，有时相当于英语的语调。”这是我们迄今看到的最早的有关语气词和语调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另外，Schubiger（1965）在德语和英文两种非声调语言的比较研究中首次提出语气词（particles）和语调（intonation）之间的相互关系。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至今仍鲜有对语调、声调和语气词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和揭示的专门研究。鉴于此，冯胜利（2015）明确提出了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即I-P假说（Intonation-Particle Hypothesis）。

第二节 何谓 I-P 假说？

冯胜利（2015）根据“有声调的语言均有句末语气词，无声调的语言没有（或很少有）句末语气词的对立”，提出一个理论假设：句末语气词和语调是一张纸的两面。具体而言，即“（句末）语气词 = 语调变体”假说。

语句之上的语调的实现，一旦受到来自该语言其他语音因素（如声调）的干扰和拒阻，便可能从超音段形式（语调）转化为音段形式（语气词），这就是所谓的 I-P 假说。这一假说至少包括如下五大推演结果或预测（冯胜利，2016）：

- ① 有声调的语言都有句末语气词；
- ② 非声调语言没有句末语气词（除非该语言的其他因素造成类似于语调和声调的冲突，才产生语气词）；

- ③ 声调越多越复杂，句末语气词也越多越复杂；
- ④ 句末语气词越多越复杂，语调就越简单越贫乏（如闽南语）；
- ⑤ 某一语言从非声调语变成声调语，将无可避免地带来“从无句末语气词变为有句末语气词”的平行发展。

此外，冯胜利先生还指出，句末语气词的出现有可能成为观察语言类型演变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预测为我们探寻语言类型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第三节 研究意义

I-P 假说的提出，史无前例，将对整个世界语言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该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具体如下：

一方面是汉语史角度的意义。首先，根据 I-P 假说，句末语气词的出现就有可能成为观察语言类型演变的一个重要标志。不仅如此，伴随语气词的出现和发展的另一特点就是汉语声调的发展和丰富。声调和句末语气词是同步而行还是互为因果？或者是第三种因素的作用呢？毫无疑问，这些都将成为汉语史研究上的重要课题。如果人类语言中的语调和语气词是基于同一机制的不同结果的话，那么上述问题的解决就更加复杂，就要从语调、声调、句末语气词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进行观察和分析。换言之，语调和语气词之间可能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语调丰富则语气

词少；其次，语调的实现会受到声调的干扰，声调多的语言中，语调就难以充分实现，于是才转而成为语气词。当然，这里有两点必须指出：第一，这个机制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互动过程，因此不可能一刀切。^①第二，演变发生的时代也因研究上古音的各家的体系和所指时间段的不同而难以统一，因此有待将来的深入研究。然而，无论发展的进程如何，发生的时间早晚，本书所要指出的是，语调、声调、语气词三者之间彼此消长的对应关系，还是有案可稽、有史为证的。尽管声调和语调消长的准确时间难以遽定，但一个相对历史发展的分段可以粗略表示为表 1-1。

表 1-1 语调、声调和语气词消长对应示意表

项目	殷商	西周	春秋	战国	两汉
语调	+	+/-	-/+	-/<+>	--<+>
声调	-/?	-/+	+/-	+	++
语气词	-/?	-/+	+	++	+++

注：“+”表示正值，“-”表示负值，“？”表示不确定，“<>”表示变形，+、-符号的多少表强弱。

另一方面是句法学角度的意义。I-P 假说还给形式句法学的理论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和问题。譬如，如果说句标短语层的核心补词 $C^0_{\text{Intonation}}$ 的句法属性可根据不同语言的音系系统而赋有参数变化——要么实现为超音段的语调，要么实现为音段的语气词（modality particle）的话，那么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为什么 $C^0_{\text{Intonation}}$ 在实现为音段形式的时候一定要到句末的位置上？

① 伴随现象或引发后果究竟什么时候出现，怎么出现，都是崭新的问题，有待将来的深入研究。

此其一。其二，如果 $C^0_{\text{Intonation}}$ 在实现为音段形式的时候不限于句末，那么有没有句首（包括 VP 首、IP 首）或句中的“语调语气词”呢？事实上，赵元任先生在《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一文（1926）中不仅提出“英语的语调相当于汉语语法中助词的作用”的观点，而且还在英、汉语调对比中提到程度副词的作用。然而“很可惜……先生并未对它做系统深入的研究”（曹文，2007），显然，这是一个有待将来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其三，虽然语调和（句末）语气词有对应关系，是不是语调的所有功能都和句末语气词一一对应呢？^① 反之亦然，是不是句末语气词的所有功能都和语调相互对应呢？如果对应，怎样对应？如果不是一一对应，又有哪些不对应？其四，人类语言的“语调素”（intonationeme）究竟有多少种？句末语气词的“语气意义”有多少种？如何判断？如何鉴定？其五，句末语气词从古至今都有重合或叠加的现象。如果这些语气词从本质上说是语调的变体的话，那么语气词的合成是“覆盖”的结果还是“叠加”或“叠延”的运作结果？其六，汉语的演变从上古到中古沿着从综合到分析的道路进行（Huang, 2014），从语调到语气词的演变是否也是把综合型超音段形式化解为分析型的音段形式的同类运作呢？如果是的话，这个演变过程是如何进行的？最后，语调和声调的兼容、排斥与冲突，能否在实验语音学上得到证实？凡此种种，都是语言学和汉语教学上需要面对的新问题。赵元任（1935）说：“助词弄不好是根本不能体会国语的神气的。”为什么呢？如

① 譬如赵元任（1926）所举的七种“单呼词”（M!、O!、Oo!、E!、A!、A[?]、A[?]），就很难在英文中找到绝对对应的语调或形式。

果说“助词”本来就是语调的一种变体，那么国语的神气“由何而来”及“如何而教”的问题，也会由此产生新的认识和解决方法。I-P 假说最有意义的一点在于：如果语调和语气词果真是一个机制的两种表现的话，那么 Liberman (1975) 早就指出的“语调不是根据句法规则指派到语句之上的现象，而是从语调词库中选择出的一种独立的词汇表征”^① 的假设 (Ladd, 1978: 141)，就可在语气词这种语调变体上得到证实。

思考与练习

1. 什么是 I-P 假说？该假说共包括几项内容？
2. I-P 假说的提出将对汉语的研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3. 有关 I-P 假说的研究，其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4. 请简要综述语调与声调、语调与语气词以往的相关研究。

^① 原文是：“Intonation is not assigned to utterances by rule of syntax, but represents an independent lexical choice from an intonational lexicon.”